



半部美国当代出版史
西蒙-舒斯特出版集团总编迈克尔·科达
将出版业40年的风云变幻娓娓道来

因缘际会

Another Life
A Memoir of Other People

[美] 迈克尔·科达◎著 陈皓◎译
(Michael Korda)

四十年出版风云

多少事相遇皆缘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因缘际会

Another Life A Memoir of Other People

[美] 迈克尔·科达◎著
(Michael Korda)

陈皓◎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Michael Korda. Another Life: A Memoir of Other People.
Copyright © 2000 by Success Research Corporation.
Published by Dell Publishing,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China Machine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Dell Publishing,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通过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全球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
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市展达律师事务所

本书版权登记号:图字:01-2003-794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因缘际会/(美)科达(Korda, M.)著;陈皓译.-北京:机械工
业出版社,2005.3

书名原文:Another Life: A Memoir of Other People

ISBN 7-111-13211-4

I. 因… II. ①科… ②陈… III. ①出版工作-文化史-美国
②科达, M. -生平事迹 IV. ①G239.712.9 ②K837.1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4162 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殷红姣 颜诚若 版式设计:刘永青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05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880mm×1230mm 1/32·11.625 印张

定价:38.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本社购书热线:(010) 68326294
投稿热线:(010) 88379007

目 录

第一篇 出版边缘人

- 第1章 逃离家业/2
- 第2章 第一个工作机会/9
- 第3章 踏进出版界/22

第二篇 编辑这一行

- 第4章 山雨欲来/36
- 第5章 接近核心/50
- 第6章 作者是人，编辑是神/65
- 第7章 编辑与经纪人的爱恨情仇/75
- 第8章 畅销书，人算不如天算/88
- 第9章 只谈书，不数钞票/97



Another Life

Another Life



第三篇 出版业之春秋战国时代

- 第 10 章 不是冤家不聚头/110
- 第 11 章 大事起于细/138
- 第 12 章 小编出头天/142
- 第 13 章 贵人现身/151
- 第 14 章 有吃又有玩/164
- 第 15 章 多事之秋/185
- 第 16 章 编辑兼作家/199
- 第 17 章 跳槽效应/206

第四篇 发财的时候了

- 第 18 章 又爱又恨大牌作者/218
- 第 19 章 天时·地利·人和/232
- 第 20 章 作家都一样/247

第五篇 生意经

- 第 21 章 与诺贝尔奖无缘/260
- 第 22 章 一圆作家梦/267

Another Life

Another Life

- 第 23 章 大财阀难寻/275
- 第 24 章 扭转乾坤/286
- 第 25 章 懂书不如懂生意/298

第六篇 出版人看天下

- 第 26 章 人生转折点/306

第七篇 赚钱真容易

- 第 27 章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314
- 第 28 章 教父也疯狂/321
- 第 29 章 一个家族的罗曼史/328
- 第 30 章 名人百态/334
- 第 31 章 另一种危机/343
- 第 32 章 大就是美吗/355
- 第 33 章 出版界清理门户/361



Another Life
Another Life
Another Life

第一篇

出版边缘人

第 1 章

逃离家业

亚历克斯去世意味着我的电影事业关门大吉，

这层领悟竟然让我松了一口气。

是啊！何苦要在亚历克斯兄弟们登峰造极的行业里
寻求发展呢？

23 岁时我突然觉悟，电影可能不是我未来的事业。

此前，我一直以为继承父业是迟早的事。我承认没有继承到父亲文森特·科达（Vincent Korda）这位艺术指导大师的天赋，也缺少大伯父亚历克斯·科达（Alex Korda）过人的胆识。大伯父 21 岁即成为导演，不到 30 岁就成为制作人和电影先锋。至于排行中间的二伯父佐里·科达（Zoli Korda），其导演风格更是独树一帜。但如许特长都与我无关，这我从小就有自知之明。

虽然看起来不太乐观，但我从小到大都认为，有一天我也会在电影事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我学法文和德文，只因亚历克斯曾不经意地提起，外语文对他的电影事业助益良多；我学摄影，因为父亲总是随身携带一台莱卡相机，说照相可以训练对画面和细节的观察力；我还下功夫学写作，因为佐里认为任何戏剧都好不过剧本，没有好剧本其他免谈。

即使是我最喜欢的历史，也是因为对电影事业有用我才读的。因为亚历克斯最喜欢拍的电影主题都围绕着历史和地理，如：《亨利八世情史》（*The Private Life of Henry VIII*）、《罗马皇帝克劳迪阿斯》（*Claudius*）、《汉弥尔顿夫人》（*That Hamilton Woman*）、《红花侠》（*The Scarlet Pimpernel*）等，而佐里的影片则都以英殖民地为背景，如《大象之子》（*Elephant Boy*）、《四片羽毛》（*The Four Feathers*）、《鼓》（*Drums*）、《海之沙器》（*Sanders of the River*）等。父亲广涉历史及艺术史，不爱虚构小说，他甚至可以在一个晚上全凭记忆，把一间罗马时代的睡房、意大利皇帝的画室或亨利八世的权杖室，巨细靡遗、分毫不差地描述出来。

若说科达兄弟对什么事深信不疑，那大概就是教育的意义了。尽管亚历克斯、佐里和文森特是犹太子弟，但都学习数学、古代与现代历史、外语和极为困难的拉丁语，还有所有男孩都会上的体育课，这些课程对他们影响深远。我父亲曾经说过：“无论年轻时看起来多么无聊的东西，迟早都会派上用场。”

然而在牛津马格达伦学院（Magdalen College）的3年大学教育，好像只是在花钱买时间来拖延我最终要面对的问题，我以后到底要做什么？

去牛津之前，我在皇家空军的德国情报室服役两年，没有人交代什么重要的任务，我只要把扣子擦亮、靴子打光，还有不要弄坏任何雷达器材就行了。不过服役仍让我忙到几乎找不到片刻闲暇来为前途伤脑筋。

我原本要在1957年暑期大学毕业的，所以在1956年初就不得不思考一些前途问题了。所有的同学都已经清楚地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而我却还漫无目标地等着我的电影家族征召，然而征召令永远不会来了，1月23日，亚历克斯过世。虽然他的电影王国看起来是那么雄伟，但随着他的辞世，很快就

变成了断垣残壁，这绝对是亚历克斯生前意料不到的。

宁为战士不为平民

也许是出于对现实的反叛，也许是无论如何都得找一件事做，也许是急于逃避选择前途的窘境，1956年秋天，我离开了牛津。我跟另外3位同伴带着医疗补给品赶往爆发革命活动的布达佩斯，支援人满为患的医院。我一句匈牙利话都不会说，也不觉得自己对匈牙利有什么特别的情感，我只是想去闯天下，只因为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参与历史的机会，就像许多父辈的人当年参加西班牙内战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

我去布达佩斯的决定惹得亚历克斯的遗孀亚历克萨流下泪来（她愿意赞助医疗补给品），我父亲也哭了，他从布达佩斯稍早的二次革命中侥幸生还，十分清楚我要面临的是什么。除了亚历克萨外，惟一表示赞同的是格雷厄姆·格林先生（Graham Greene）。格林是我父亲的作家老友，也是我自幼崇拜的偶像。格林相信年轻人就是要出外冒险，即使不是为了履行义务，也要出去闯一闯，而且走得越远越好。

格林发挥他那部关于英国地下情报组织（The British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SIS）的电影《哈瓦那特派员》（Our Man in Havana）的精神，在皮卡地里的丽晶酒店介绍我认识同桌小酌的一位M16成员，格林和金·菲尔比（Kim Philby，一位最忠诚的老友）曾经在战时为SIS做过间谍。这位仁兄城府极深、一脸阴沉，所以我一点也不奇怪他没有介绍身旁同伴的大名。那位仁兄一副军人模样，还戴了一条别满勋章的领带。他要我尽量拍摄苏联军队车上的编号以及军人领子和肩膀上的徽章。

更离谱的是，父亲还给了我名作曲家佐尔坦·科达伊

(Zoltán Kodály) 的电话，认为任何政权都得礼遇他三分。父亲甚至保证在必要的时候会为我去找新上任的总理伊姆雷·纳吉 (Imre Nagy)。父亲知道无法劝我打消念头，于是给我一些忠告，他说参加革命最重要的三件事是：穿着保暖、随身携带街道地图及储备粮食。亚历克萨也担心我穿得不够，特别把亚历克斯的一件有毛皮衬里的大衣给我，那是亚历克斯当年驾着没有空调的战斗机、多次横越太平洋穿的。我心想：穿着亚历克斯的大衣回到当年他发迹的城市，是否隐含着什么？

烽火连天寻出路

我遵照父亲的指示，在慕尼黑时把车里所有的空间都塞满了食物。一路上遇到的路障多半是匈牙利人把关，他们经常一个口袋装着手榴弹或爆破物、一个口袋装着一瓶巴拉可酒，那是一种喝起来像松节油、闻起来像汽油的水果白兰地，配上一罐沙丁鱼或是腊肠就能达到调节肝火、舒缓气氛的效果。

夜间在布达佩斯的街道上开车，即使是在苏联轰炸机停火的空档，仍感到杀机四伏。街头巷尾处处有武装的民兵查哨。

撤退中的苏联军队衣衫褴褛，但仍是庞大且强悍。我才刚开始拍摄一个坦克车队，就看到一个军官从一辆坦克车顶的炮塔上探出头来大声喝止。不等我把相机收好，他的一名手下就已经用枪管抵住我的脑门了。这位老弟长了一对少见的眉毛，既黑且浓，脸上的表情显出想痛快扣扳机的亢奋。我当下做了决定：英国情报局若需要照片，还是另请高明好了。

马路上四处可见利用车辆、电线杆、电车车厢、电车轨道架设的各种路障，但我认为这对苏联军队的阻挡有限。果然不出所料，高射炮的轰炸如雷声滚滚而来，炮弹穿越天空呼啸不绝，紧

接着就是击中建筑物后此起彼落、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开战初期的兴奋激情很快就消沉下去，晚秋的中欧一片冷瑟灰暗，天空在硝烟中透着诡异的气氛，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的辛辣、柴油的焦熏、下水道堵塞的腥臭以及沉重的死亡气味。没多久四方传来尖锐的机关枪、高射炮、手榴弹的声音，更糟的是，坦克车来了，随着柴油引擎逼近，响起一种金属和石砾相互挤压的吱嘎声。

整个城市在炮火攻击下像经历大地震般动荡不已。

身处危机四伏的战区，我开始比较清楚地想到未来。亚历克斯于1908年赤手空拳到此打天下，1914年推出生平首部电影创作。我开始意识到，亚历克斯的去世意味着我的电影事业关门大吉，这层领悟竟然让我感到松了一口气。是啊！何苦要在亚历克斯兄弟们登峰造极的行业里寻求发展呢？

由于我对历史兴趣浓厚，所以父亲曾希望我担任教职。但自从亲眼目睹历史形成的经过后，我不再认为自己能胜任。而且，即使拥有教授资格，也很难想像自己在养尊处优的牛津环境中安身立命。

经过和苏联军队交手，我为英国情报局做事的幻想也烟消云散了。我对一些比较传统的行业，如律师、医生等没有多大兴趣，我也自知不是证券或银行界的料。我和父辈们一样，喜欢花钱、不擅长手管理别人的钱。当然到新闻界发展也不错，但是之前为《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打工的经验令我对报界了无兴趣。

不问做什么，只管在何方

就在匈牙利革命结束前的几天，我在无所事事的空想中顿悟了问题的关键，其实自己并没有真正融入英国。我在布达佩

斯比在英国更能适应，我应该算是“中太平洋人”；和美国的渊源比英国深，因为我在美国度过了童年（1941~1946年）；瑞士对我而言比英国更亲切，因为我曾在瑞士的罗塞（Le Rosey）求学；法国更像是我的家，因为父亲呆在那儿的时间比在英国任何一个都市都久。在英国空军服役时，别人以为我是加拿大调来的盟军，在牛津时，许多人甚至把我当成罗得岛（Rhodes）或福布莱特（Fulbright）的交换学生。从美国返英时，已完全没有英国腔了，即使后来很快又恢复过来，也几乎没有人相信我是个英国人，包括我自己。

所以问题的症结不是我要做什么，而是我想在什么地方落脚，事情变得简单多了。

英国报纸大肆报道我和同行的友人，好不风光，可惜他们却把这一趟匈牙利之行形容成轻狂的牛津学生任性妄为的又一例证。不过法国报纸却对我们赞誉有加，说我们发扬了约翰·巴肯（John Buchan，英国国会议员，后任加拿大总督）的传统冒险精神。有一家法国报纸弄错了，还在头版大加鼓吹“释放囚犯！”，下面登了一张我们皱着眉头、满面胡须的照片，像极了巴尔干半岛的暴徒。

实际上我们真有许多要皱眉头的事。当初离开牛津正值学期的一半，也未经校方同意，现在学校大可拒绝我们的复学申请，无论是校方或系方都对此极不谅解，也不打算原谅我们。经过系主任一番冗长而严厉的训话，警告我要排除一切外务，专心致力于学校课程，并且不可以再参与任何冒险活动，我才终于获准复学。

春天来临时，我的举动令父亲和我自己都十分意外，我不愿随他去度假，反愿在切尔西市（Chelsea）一个女同学父亲开的咖啡酒馆里当起服务生来了。我父亲认为这是爱情作祟（比

去匈牙利打仗更危险的事)，亚历克萨可能比父亲多理解爱情一点儿，认为这只是一时兴起的胡闹行径，因为我并不缺钱。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喜欢酒吧的夜生活、那里的热闹以及和陌生人一见如故的随意。忙得没有时间想事情的日子非常快活，那一年是1957年，切尔西市正好是20世纪60年代掀起英伦文化大变革的最前线。

此外，我也刻意和父亲以及亚历克萨保持距离，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我已下定决心前往美国。

.....► 第2章

第一个工作机会

我的资历做任何工作都派不上用场，
惟独收集匈牙利革命的史实资料，
让我感到舍我其谁。

1957年夏季我回到纽约，这是我自1946年离开后第一次回来。眼前的纽约和我上次离开时大不相同。当年，第三大道的街头角楼分隔着曼哈顿东区，露天市场遍布数不清的摊贩，轰轰的火车从头上呼啸而过。那时空调系统尚未普及，只有戏院大堂“冷气开放”，所以一到夏天人们就跑到那里去避暑。办公室里装着大型立扇，转起来像是飞机推进器，把热空气卷成一股气流，正好把纸张和香烟灰吹得满天飞。第五街的公车像伦敦的一样都是双层巴士，只是上层是露天的没有车顶。如今，空调系统征服了夏季酷暑，街头角楼被拆了，露天的双层巴士也不见了，直入云霄的玻璃帷幕大楼随处可见。

此前，电视机还是高科技产品，荧光屏只有邮票大小，买得起的可以在前面加盖一层厚厚的放大镜，而且必须保持几尺的距离观看，即使如此，看到的影像都像是透过水族馆混沌的水缸拍摄的。到了1957年，到处都是电视机，且大多数节目是从纽约转播的。

作家的“魔鬼代言人”

孩提时代，我曾被带到英国广播公司（BBC）观看早期有母亲出现的电视画面。保姆和我惊奇地盯着小巧的屏幕，仔细辨认母亲极袖珍的黑白影像，她饰演夏洛特舞剧中的一个角色，但那时的电视并未给我的生活带来任何实质上的影响。我是那种居住在英国数年之久，都极少曾亲眼目睹电视演出的人。当时瑞士、法国都还没有电视机，人们晚上仍是上咖啡馆、看报纸、打桥牌，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的生活很快会被一个前面装着玻璃板的盒子彻底改变。在美国，电视就在我缺席的这几年蓬勃兴起，所到之处，处处可见，已经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我也不例外。

纯真年代虽然持续不久，仍然有人提倡“重视电视传播的水准”。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台（CBS）无疑地居于领导地位，他们制作高水准的电视剧，大量和美国一流剧作家签约，其中包括普利策奖得主，曾经写过《死亡角》（*Dead End*）、《白衣先生》（*Men in White*）和《侦探故事》（*Detective Story*）的西德尼·金斯利（Sidney Kingsley）。西德尼和前好莱坞童星演员马奇·埃文斯（Madge Evans）结婚，马奇刚好是我母亲的堂妹。

在母亲的撮合下，我到纽约不久就获得一份和电视沾上边的工作机会。西德尼当时正在为 CBS 撰写一部有关匈牙利革命的电视剧，因为缺乏“史实资料”而耽搁下来。我的资历做任何工作都派不上用场，惟独收集匈牙利革命的史实资料，让我感到舍我其谁，一点也不夸张，只怕找到的资料太多，不怕太少。

中央公园南面的广场饭店里有间灯光昏暗的橡木厅，西德尼和我约好在那里午餐。眼前的这位仁兄个头不高，坚实的肌肉、

宽厚的肩膀、高阔的前额加上棱角分明的五官，好像法国雕塑家爱泼斯坦（Sir Jacob Epstein）的半身人像作品。他低沉的嗓音略带造作的抑扬顿挫，再加上一种奇怪的口音，似有英国腔盖过纽约犹太腔之意，我猜他是想掩饰来自“下东区”的出身。他说话速度很慢、咬字清楚、发音标准，好像在对一个大白痴说话。他刻意降低声调，使我非得倾身靠近他才听得见。

西德尼在解释自己的写作方法时，说要对所写的主题做绝对精确的研究和了解，务必掌握每个重要细节，不是光用脑袋去记（说着还敲敲脑袋加强语气），而是要记在心里。说着又重重地拍拍胸口：“当你做到这一点，写作就容易多了，难的是达到这一步之前的准备工作。”研究加上细节，然后加上更多的研究和更多的细节，就是他需要的东西。

我支吾地点点头。也许缘于和格林深厚的友谊和交情，我老早就明白一位作家头脑最不清楚或谈话内容最枯燥乏味的时候，就是谈到自己的作品。正因如此，格林从不在自己的写作方法上做文章，而且常常攻击这么做的人。但是西德尼是属于老派、自学成才的典范，他的剧作总有一个伟大的社会诉求及“务实”的主题内容，代表着他享有辉煌成就的20世纪30年代。现在他那套多少有些跟不上潮流，为此他十分不以为然。西德尼十分坚持他的创作方法，并且认为别人也应该效法。他围绕这个主题一直谈到傍晚，一面抽着烟斗，一面让自己的身躯陷进那张大型皮沙发里。餐厅的光线更暗了，服务生开始为我们换上晚餐的餐具。我的工作就是他刚才强调的，提供所有的细节、背景，而且越真越好。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扮演“魔鬼代言人”，在他出错的时候，要直言不讳地给他指出。他特别要我别在乎他的感受，因为他是一个舞台剧作家，不是闭门造车的小说